

中國珍珠鏈戰略下之對非洲佈局

The Layout of China's String of Pearls to Africa

賈人山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壹、珍珠鍊戰略源起

所謂「珍珠鏈戰略」(string of pearls) 意旨中國在印度洋地區所進行之軍事、民用設施布局，藉由將其各點串聯起來類似珍珠項鍊為名。珍珠鏈戰略並非由中國所提出，從搜尋資料來看，此一說法乃《華盛頓郵報》在 2005 年 1 月 17 日關於〈中國正建造戰略性海洋路線〉(China builds up strategic sea lanes) 中，援引由 Booz Allen Hamilton 公司內部報告 *Energy Futures in Asia* 內容；最初報導內容僅提及巴基斯坦瓜達爾港與孟加拉吉大港，其他如緬甸、柬埔寨、南海、泰國著墨不多，並未說明任何具體建設方針，但隨著時間與事實推移，現有對於珍珠鏈戰略的設施，一般認知亦包含了緬甸皎漂港 (Kyaukpyu) 與實兌港 (Sitwe)，以及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等。

一般認為，珍珠鏈戰略對於印度威脅甚大，除了中國配合其「海上絲綢之路」，降低對當前麻六甲海峽的依賴度，以及瓜達爾港軍事化等問題，將形成對印度除了軍事還有能源之包圍圈，尤其是巴基斯坦，因中國與巴基斯坦還有「中巴經濟走廊」計畫，加上喀什米爾問題，中、印、巴三國牽涉其中，新德里除須要面對陸上，還有

海上中巴兩國所造成之壓力。Bertil Lintner 著有 *The Costliest Pearl: China's Struggle for India's Ocean* 一書，針對珍珠鏈戰略有更詳細的資料供參。

貳、中國珍珠鏈布局之非洲延伸

中國在非洲進行之戰略布局可視為珍珠鏈戰略之延伸，中國於 1960 年代開始投資非洲的基礎建設，2000 年開始舉辦 3 年一度「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大部分由中國提供資金及技術，在各方面例如貿易、金融、建設、有著長年的合作關係。

非洲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皆有中國投資建設之項目；對於基礎建設部分，可以簡易分為鐵路、公路、機場、港口、能源設施來探討中國在非洲的建設經營。因珍珠鏈主要針對港口設施，故謹以中國對非洲的港口建設提出探討：根據國際戰略研究中心 (CSIS) 在 2019 年所提出 *Influence and Infrastructure: The Strategic Stakes of Foreign Projects* 報告內容，中國之基礎設施專案將帶來若干戰略性風險，至於非洲專題則確定至少有 46 個撒哈拉以南非洲港口有中國參與財政、建設或經營活動跡象。2017 年「世界港口指數」(World Port Index) 則顯示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172 個港口中，約有 17% 的港口有中國投資進駐。這些港口位於每個沿海地區，為中國提供了通往主要海上和樞紐的航路。

在中國的非洲港口布局中，最重要的是吉布地港 (Djibouti)。其戰略意義在於，吉布地為解放軍目前唯一在海外駐地，主要任務為進行亞丁灣巡航。2021 年 4 月，中國在吉布地海軍基地完成了可以容納一艘航空母艦的碼頭的建設，象徵解放軍已經提升了其投射作

戰能力的軍事力量；從地緣上來看，吉布地位於曼德海峽附近，曼德海峽為一重要地理位置，包含紅海南端、亞丁灣、葉門和吉布地之間，加上位於附近的索馬利亞海盜問題，加大了中國甚至其他國家對其海上運輸的安全保護提供了更大的正當性；2021年6月，坦尚尼亞總統 Samia Suluhu Hassan 宣佈恢復與中國商業控股公司有關建設巴加莫約港(Bagamoyo)進行的談判；在肯亞蒙巴薩港(Mombasa Port)建造的石油碼頭將於2022年7月完工並投入營運。因中國在非洲港口建設數量龐大，在此不一一列出，從中國在非洲進行如此數量可以看出其對於非洲的佈局為全面性的。雖然這些港口相較於吉布地並無明顯的軍事性質，但確實可以作為中國海上力量在非洲和印度洋西進擴張的重要設施。

參、中國在非洲布局之潛在挑戰

中國在未來面對非洲佈局之挑戰可簡單分為二：新冠疫情衝擊與美國的進入。

(1) 首先是新冠肺炎疫情之衝擊，因疫情緣故，導致許多國家無法處理債務問題，導致無力償還必須將經營權讓予中國經營，例如斯里蘭卡的旅遊業受到疫情影響，在沉重的貸款負擔下導致經濟結構崩潰。這些債務的主要部分是欠中國的，金額約80億美元。例如漢班托塔港和可倫坡(Colombo)港口城市，中國以嚴格的償還條件向斯里蘭卡提供了大量貸款。在2021-22年期間，斯里蘭卡向中國償還的債務接近20億美元。而漢班托特港口已經由12億美元租借給中國99年；在這些沉重的外債壓力下，斯里蘭卡總統 Gotabaya Rajapaksa 於2021年12月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晤時，請求中國協助進行債務重組。然而中國已經拒絕 Rajapaksa 的請求。

(2) 在美國因素方面，雖然前總統 Trump 並未訪問非洲，其任內後期也開始關注中國在非洲的發展，例如美國在 2018 年 12 月推出首份《非洲戰略報告》，乃針對中國威脅日益增加的回應；在 Biden 上任後，也展現對於非洲的關切與行動，例如國務卿 Blinken 於 2021 年 12 月中訪問肯亞、奈及利亞和塞內加爾 3 個非洲主要國家，針對貿易、新冠疫情、氣候議題、安全與和平等進行討論；同年 2021 年 12 月 9-10 日，Biden 召開民主峰會 (Summit for Democracy)，共有 17 個國家受到邀請，其受邀數量佔非洲國家將近三分之一。

雖然中國在非洲戰略佈局受到挑戰，畢竟在非洲經營已行之有年，例如「中非合作論壇」在 2000 年正式成立後已舉辦 22 年，大量基礎設施已建設完成或正在建造中，且在外交上對於非洲國家的經營亦是經營甚深。根據《人民日報》2022 年 3 月 25 日報導，中國正提出《非洲之角和平發展構想》，重點為「中國支援地區國家應對安全、發展、治理三重挑戰，實現長治久安和發展繁榮」，強調非洲之角在地緣上的戰略重要性、中非關係為命運共同體與非洲自治發展振興。未來中國在非洲之戰略佈局，是否會受到更大的挑戰？需要再持續追蹤關注。